
明史

明史卷二百十　列傳六十一

鄭真　黃驥　黃澤 賀丙　孔友諒 姚淑等

范濟 張真 唐順 蒋廷瓚 沈通 馮述 張顯 尹崧 高津等

鄭真字存誠江夏人永樂九年進士明年授御史坐事降行人尋復為御史成祖數幸北京又數出塞大臣多貪縱不檢成法寖壞十七年真乃切指時弊條十事以奏其畧曰吏部職銓選洪武中內外諸司官吏皆有定員今率倍增冗濫已甚徒糜俸廩無益事實至於考滿官到部當辨其材品優劣年勞久近以為黜陟今有三五考七八考不得遷一級者有未滿

一二考印遷數級者進士監生出身自有定例令或縣除方面或除知州及府佐貳或除典史吏目遷遠懸絕輕重不倫未審憑何區別此吏部之弊也戶部職錢穀出納也當盡心令郡邑稅糧積逋或至數年掌邦計者不能鉤考覈以催徵爲名遣官四出贓藏不還剥削細民紛紜生事致田里不安長官明知其然畧不舉奏其諸色稅糧既入倉而倉吏盜賣虛出通關者有之未入倉而有司扶同爲姦僞造通關者有之詐詭百端毫無覺察此戶部之弊也禮部職禮儀凡遠方朝貢至者應即奏聞以禮賓接事畢之日

宜速還令或旬日不引奏或玆事不遣淹引時月應須賞賚或有留難失遠人之心而傷國體此禮部之弊也兵部職軍旅凡天下兵馬多寡虛實之數皆當一一周知某所有卒幾何逃亡幾何某所有馬幾何駒耗幾何時時鈞校勿使廢弛今乃不詰戎備不討軍實卒伍殫缺或數年不補孳生種或累歲不償諸衛因之互相蒙蔽此兵部之弊也刑部都察院職刑名罪之輕重必麗於法奏當明允人心乃服今或是非顛倒出入失中使人抱枉銜冤無所控訴甚者淹禁數年委而不問至審錄之際皇上憂降德音務

存寬恤而所司專事刻深鍛鍊周內死於非辜者不少大理職在平反今乃一概附和隨甚重輕曾無駁正旅進旅退備員法司此刑官之弊也工部職營建今惟北京宮殿最急其他興作皆在可緩乃不度民力不審時宜採辦物料以一科百以十科千騷擾民間不可勝道其匠人有累歲受役不放遣者有一日不役出錢自便者官吏冒無詰問勞逸不均人多怨讟又洪武中定制軍器非[illegible]留操備者悉貯官庫其有損壞就各衛軍器局修理不容私造今乃民或擅挾軍器或私藏諸家或公行鬻賣不知何人成造何

從得之又決武中官府採辦物料只收本色民自赴實交納今有無利之術不取本色而折收鈔幣科取當前數倍逐民競賣厭其勞擾此三者皆工部之弊也洪武中各衛官旗軍士編成隊伍魚貫鱗聯各有定額今乃變亂成法或擅收他衛士入伍或藏匿姦惡爲逋逃藪有司不敢究詰且各衛軍卒皆有定數其軍有缺即當勾補今衛所官吏惟貪貨賄軍伍缺差括不爲差遣人勾補得錢縱放百無一二到衛有到衛而官吏受賕仍放免者行伍空虛日甚一日此正者皆軍衛之弊也凡此十事皆國家大故乞明諭

所司違行政章如其不悛治以重罪庶臣工知警紀綱整肅奏上帝嘉其切直以其事詰諸大臣諸大臣皆免冠頓首請罪帝諭令悛改不然者罪無赦初楊榮以才識見幸於成祖衆忌其寵共舉為祭酒以疎之帝不可榮乃密言諸部寺積弊帝曰然實切時病然汝亦不可以言言之人將仇汝不若令真察御史言之於是真奏上舉朝皆不樂真以帝知真無以難也唐賽兒之亂山東方面多犯法乃以真為按察使仁宗時遷左布政使有能聲卒官時又有給事中黃驥全州人洪武中鄉舉為沙縣教諭永樂時擢禮科給

事中嘗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今西域貢使多是
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既明貢使得乘驛傳
所貢之物從入還致送中無宿頓之費既至京師賞
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軍民遞送失業妨農比
其使還多費貨物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丁
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
撻夫役官民以爲朝廷方招徠遠人無敢與較其爲
擾害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其王
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西一
路之人庶得甦息又西域所產硇砂梧桐鹻之類皆

無益國用惟馬是備邊所需其餘一切勿受則來者自希浮費益省帝以其奏示尚書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故悉西事卿陝西人顧不悉耶何不為朕言之驥所言皆是其即議行之後遷右通政與李琦羅汝敬撫諭交阯能不辱命使還尋卒

黃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擢授河南左參政時南陽多流民澤盡心拊循咸使復業嘗率丁役赴北京用恤備至病者躬省視久之調湖廣仁宗即位入覲上章言時政多見採納宣宗立下詔求言澤上疏曰臣惟當今致治之道其要有十曰正心曰恤民曰敬

天曰納諫曰練兵曰重農曰止貢獻曰明賞罰曰遠嬖倖曰汰冗官凡此十者足以端治本救時獘小試則小效大試則大效願陛下聽臣之言無忽夫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古之善治天下者存誠以養此心致知以明此心所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忠言讜論日進於左右淫樂慝禮不接於耳目心術既正則志慮精明物莫能眩百官奉職庶務肅清天下不勞而理矣國以民為本本盛則榮本枯則撥古之人君日夜撫循其民使不失業今也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苦徵歛之繁貧者憂

饑寒之迫盜賊未息訟獄未清陛下即位之初誠宜專求民瘼去煩苛存寬大俾百姓和洽歡然有樂生之心則本固而邦寧矣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邇年以來或水潦為災或赤地千里日蝕地震蝗蝻霜雹叠見雜出譴見於天不可不戒陛下當深觀天人之際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毋謂席豐履泰而不畏天威也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詔書屢下何嘗不求直言然履高位者或模稜而不肯言居卑位者或首鼠而不敢言民困不上聞君澤不下究否存形迹彼此嫌疑疾在腹心久則難治陛下誠能從諫

當降心以求之虛已以容之毋拒逆耳毋罪犯顏何患忠讜不競進哉兵也者聖人所以居安而思危也國雖好戰者亡國安忘戰者危故武王之世則曰載戢干戈康王之朝則曰張皇六師其義一也向者南征北討師出連年精銳銷亡馬牛耗散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城池不固器械不完猝有鼠竊發何以禦之爲今之計愼簡將校精練士卒除戎器戒不虞此急務也傳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故農者聖人之所重漢文帝躬行節儉故致貫朽粟紅武帝窮奢極侈輕用民力終於四海凋敝今也科差日煩

土本由廣畿者弗食勞者弗息養官馬者或鬻子以償駒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納税民財耗矣民力疲矣薄斂緩征輕刑省役使農民安於田畝而無歎息愁苦之聲庶幾富庶之效可馴致也昔先王之馭外裔也強則備之弱則撫之不貪其土不利其物今遠人入貢者肩背相望名為朝獻實則窺伺我虛實勞擾我人民昔漢文却走馬光武閉玉關前史以為美談符秦置鮮卑於長安卒受其禍今迤北貢使多留居京師非類伊處恐有後憂宜放遣其人絕其貢獻申戒邊關毋令出入則外釁無自而萌矣先王之待臣

下也有善當旌雖仇不棄有惡當斥雖親不容今庸奴婢隨者或攀援而貴顯介直守正者或詿誤而遐謫賞不必功罰不必罪法無定科人懷僥倖自非大破積習選賢使能信賞必罰欲求平明之治不可得也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也如嗜甘腊不知其毒也寵而任之甚易摧而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不使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為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漢唐已事彰彰著明可以監矣昔者宦官有定員朝無

濫位而百度修舉小大稱職今中外之官大半冗雜如彼莨稗不芟夷之將織嘉穀宜汰冗官留要職使冒濫者去位賢能者任事則流品澄清而人以名爵爲貴矣伏惟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蒭蕘之言以臣所陳十事時加省覽且申諭羣臣各舉其職務修實事毋尚虛文則宗社奠安而隆平之治延於奕世矣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立寖以親幸澤言遠變伎於十事中尤爲切直帝覽奏嘉歎然亦不能盡用也其後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宦寺之盛自宣宗始世以澤爲知言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使

復上言陛下屢降德音軫恤黎庶而民之疾苦猶未
上聞竊見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自永樂時遣官煎
辦歲額銀八萬七千餘兩地力有限今所產有不足
採額者有礦脈盡絶者小民賠累終無已時富者貧
困貧者流亡一方如此推之他處其害亦然乞施曠
蕩之仁盡罷諸坑冶民間幸甚帝覽其章歎息曰民
困若此朕何由知其遣官同所在有司驗視應減應
罷酌議以聞澤初歷官有政績後漸肆嘗出行過鹽
運使丁鉉怒其不避撻之爲鉉所奏巡按御史馬謹
幷劾澤九載秩滿自出行縣斂白金三千兩償官物

且越竟過家遂逮下獄斥為民是時方面吏言事者
又有冒咢咢為廣東僉事宣德中言廣東浙江江西
諸路寺觀田動千百頃謂之寄莊止納秋糧初無科
差多募逃軍逃民代為耕種兼取己廢寺觀田悉充
寄莊致令貧民無田可耕有田者差徭日重而僧道
豈饒安坐而食乞勅禮部議勘僧道田凡募人耕種
者並以其半給無田之民其隱匿逃亡者嚴治之詔
報可正統初又言朝廷置風憲官專理學政然往往
督責太嚴欲成太速生員惟記誦傳言祈免黜罰所
謂涵養薰陶明體適用者茫然不知流風日靡士習

日隨乞勅所司詳議條約提學官所至與諸生難疑答問先與起其孝弟廉恥之行然後考其文詞期以十年無成者黜為吏庶幾教導有方學成適用章下禮部請申飭而已不能有所更革然人皆以為篤論

[illegible]永豐人永樂十年進士

孔友諒長洲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知雙流縣宣宗初上言六事其言慎科舉曰科舉所以求賢必文行相稱國人皆稱良士乃可登於賢書貢之天府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率多僥倖迨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亦或品行素劣不足供朝廷

任使造士以法不詳弊乃至是請自今開科之歲令
所司詳核諸生所履必其資質端厚學行素優宗黨
稱孝友朋友服信義者乃得入試監試官加考驗焉
以辨其真偽庶乎主司不致收浮薄之士而國家得
真才之用其言厚俸祿曰祿以養廉苟祿入過薄則
生事不給而責其為廉吏殆非人情國朝制祿之典
視前代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
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曾不足食數人其間仰
事俯育與夫道路往來之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以
衍私廉者終窶而莫訴理勢所必然也請勅戶部勘

視天下郡縣糧儲倚度支之外猶有羸餘則當量增官俸俾生計粗足俯仰有資夫然後繩以贓私之律嚴其貪墨之誅役則無辭矣其言薄征傜曰古者賦役之法量土地之宜驗丁口之數不責其所無不盡其所有令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等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已然其中無賴之輩往往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掯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重爲民害乞勑部臣凡一切不急之物悉行減免停止採買則國賦有常而民力不困矣其他言汰冗員任風憲重守令他論事者多及之不

其載宣德八年命吏部擇外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試之得友諒及進士胡端禎等七人詔悉辨事六科居二年皆授給事中惟友諒未授官而卒當宣德以前州縣長貳以下上章言事如洛陽知縣姚泓言其縣舊輸粳米今伊水不能溉田請改納粟樂昌知縣徐善惠言縣多稻少麥民以稻易麥輸官不若止令輸米懷柔知縣邵原亨言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陵寢已遠乞弛樵採禁黃巖知縣劉道成言所治堤堰頹廢乞如舊制設通判專督農田水利湘陰知縣宋綸言縣民先養官牛百五十頭歲輸租三百餘石

今年死以久而輸租不已與前所奉蠲免詔書不符請除之益都知縣曹純言詔書除役業民逋租而縣民所逋三千餘石戶部猶執歲額催徵乞如詔蠲免吳江縣丞蒋昇言太湖下流白茆港諸所宜加疏濬如皋縣丞劉遜言洪武中縣民五戶共養一馬民田免其租官田半租今馬戶課孳生駒甚急而田租如故乞如例優免孝化縣丞吳盤言臣過衛輝見緣河多浮屍及前阻鈔被梟戮者棄骸道路並乞官為掩瘞萬全縣丞何福全言縣舊四千七百餘戶今多死亡存者代輸其稅乞酌除之河間主簿陳聚言方春

民饑宜發廩以賑俾不廢東作定襄主簿李郁言縣
有故渠溉田六百餘頃宜亟浚治和州吏目張良興
言州有麻澧二湖隄久不治淹民田五萬餘頃宜急
修築寧晉典史王珪言天旱傷稼乞除秋租詔並允
行
范濟元進士洪武中以文學舉爲廣信知府坐累謫
戍興州宣宗即位濟年八十餘矣詣闕上章言八事
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之皮幣至唐有飛錢之制
宋有會子之法元因之造元統交鈔以絲爲本白金
五十兩易絲鈔百兩後又造中統鈔一貫當交鈔一

兩二貫當白金二兩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率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倒換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給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歛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敝亦由物重鈔輕所致伏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

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又必嚴偽造之條閉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百世之利也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為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中國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其土可耕其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寇至毋貪小利毋輕遠求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毋深入此守邊之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彼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癃適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

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令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不相參錯其四曰兵之病民莫甚於勾軍臣在軍戶四十餘年知之悉矣衛所勾軍有差官至六七員者多是有力結交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官吏乃得差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為姦私或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或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備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求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事故者令各衛申報都督府

及兵部府部發牒各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仍上其籍於府部以備稽考則衛所不煩遣人驗捉之弊自然杜絕其五曰非兵無以守城非食無以贍兵兵精而城堅食足而兵勇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輿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一兵之力而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農業焉得不廢唐置府兵無事則兵散為農有事則農聚為兵行之既久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今國家輿圖之盛南極交廣北至絕漠東接朝鮮西界玉門邊城萬里烽堠相

望頒陛下勅諸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立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之田可以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在明體適用器識過人非徒較量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創設學校妙選師儒教養之道甚備所成就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寖以委靡立志不弘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陛下維新之治莫先率厲人材宜選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

又擇廷臣之有品望德行者以為祭酒司業磨礱焉砥礪焉使其氣益充其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之事無難矣其七曰臣聞止戈為武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帝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讐唐太宗纍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之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黷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出師欲清沙漠既而以餽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自時厥後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示數

年間朶兒只巴獻女們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
擒獲納哈出亦降此太祖皇帝專務內治不勤遠略
明效也臣愚伏望陛下遠監漢唐近法太祖毋以
窮兵黷武為快毋以犁庭掃穴為功棄捐沙漠不毛
之地休養中華冠帶之民俾婦不孀老不獨竭力於
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無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
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將見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嘉
祥畢臻天休滋至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者
天之工也民者國之基也爵者君之命也受君之爵
理國之民為天之官豈容非材濫廁其間哉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充用又周制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後代設官愈煩而治愈不逮古是知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之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粮不及俸者於是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其數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偽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之所致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垂依

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從刪汰又嚴其考課精加黜陟務得賢能以蒞衆職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奏上宣宗命廷臣議之尚書呂震以爲文辭冗長且事多已行不足採帝曰朕觀其言甚有學識多知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震乃言濟故進士曾守郡坐事戍邊帝曰惜哉斯人而令久淹行伍令備足用震曰年老矣奈何帝曰國家用人正須老成但不宜任以繁劇耳乃以濟爲儒學訓導時先後上書言事者尚有六衛卒成祖初甘州衛卒張真言皇上以武定天下宜與侍從大臣講求致治之道施仁沛

澤以收人心聽言納諫以通下情別白是非審定好惡求逸民徵有道廣公田厚俸祿省刑罰薄稅歛又言龔替幼官不嫻武畧不可使備邊請調內地帝嘉之賜衣一襲鈔千貫瀋陽衛卒唐順請開衛河置倉廒受南方運糧轉輸北京開平衛卒蔣文霆言有司採辦物料錢入里胥民百不得一二或非其土所有多方購求斂至破產又旌表節義所以維風俗今有嘗旌者隣里上之州縣州縣多端吹索吏胥因之要賄不能應者輒沮毀不行請革其弊帝顧禮部左侍郎宋禮曰頃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卒志存為國

其賜之衣鈔卿等亦毋默默取守位而已其後茂州卒沈連言舊制禁綿布出境不知威茂疊溪去通番處甚遠若概斷之軍士何以為衣乞稍弛內地之禁又茂州古成都蜀郡其民頗知禮法非若生羌宜開學設教使沐浴聖化詔並從之而仁宗時廣寧卒馮述言三事一遼東二十四衛止五衛有學餘乞亟建以厚風俗一朝廷歲賜遼東軍士冬衣布絮皆於旅順口關領乞各就近領發以順人情一遼東驛路由錦瑞二衛而二州相去三百里多荒山茂林寇騎出沒乞於中間築城置衛皆報可宣宗時遼東三萬衛

軍士張顯信永樂二十年臣在遼陽見北虜薄城都指揮王真率兵拒之都指揮周興等城守約礮舉出援真深入遇伏憂鳴礮而興等救若不聞真援絕力窮遂亡指揮以下二百餘人又聞開原城中降人作亂都指揮王雄等按兵坐視縱其剽掠遼海衛千戶孫茂躬率死士奔東門力戰中流矢死朝廷尚未褒錄夫遼地南有倭東有朝鮮西北皆虜人所以棄父母妻孥而冒鋒鏑者不過慕尺寸之階升斗之祿今身死而祇然無聞虜敵再至孰肯為朝廷盡力者哉且遇敵不出如周興輩尚享爵祿擁妻子而捐軀死事

如茂者卹典不加褒贈不及賞罰無章孰甚於此乞遣官按覈當時盡忠死敵者若干人畏懦遁逃者若干人加以賞罰則公道昭明士心悅服帝善其言令速勘以聞

尹崧華容人宣宗初以儒士上章言太宗皇帝建立兩京定都幽燕所以控制北邊長馭遠駕計慮甚深遠然南京太祖創業之地江山雄固水陸四通國用所需民力易辦轉輸朝貢道里適均天下咸以為便乞命勳舊重臣留守北京練兵開屯以謹邊備皇上回鑾南京以順中外臣民之望天下幸甚又言郡邑

長貳民之師帥不宜參用吏員百官俸祿及師生廩
膳宜如洪武中全支粟米不當折鈔言皆切摯建議
竟不果行而遷都之論世多避之始太祖不設諫官
宣宗時或以為言帝曰祖宗設官自有定制朕不得
增損今中外大小之臣皆得建言一一聽之無忤所
得不更多乎是以永樂洪熙宣德之間小臣及編民
言事者甚衆高澤義烏教諭也永樂初上書勸帝懲
建文寬縱之失總攬權綱朝夕聽政勿使臣下得竊
威福之柄又言臣民有所論奏宜假以辭色使得各
盡其情則貴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通帝嘉之以

其書示廷臣等坐爭論戍仁宗嗣位後上書言時事
帝命名之比至帝已晏駕宣宗即用為兵科都給事
史台威安邑教諭也言民饑流移吏不加恤久旱傷
稼而催科不已乞以稅糧折輸鈔帛仁宗監國命從
其請且黜縣官而以威為安邑知縣尋擢御史王敏
鄖縣訓導也言鄖彰諸縣盜賊縱橫乞命廉能大臣
剋期殄滅嚴守羅縣陰陽學訓術也請蔡都江四十
四堡王延廣傅白縣吏也言蘇林四縣歲運九萬石
輸梧州陸運煩費而梧州蓄積有餘請從水道改輸
廉州裴讓孟瀆河閘官也言河自蘭陵溝至奔牛鎮

於淺不利漕請發民疏治劉準肅府伴讀也言邊衛入衆中鹽官吏爲奸多入糠粃戍卒終年荷戈而不得一飽請嚴爲禁飭詔並聽許至如嘉定民周程請疏吳淞江秦川民張源言鞏昌臨洮民輸糧甘州道遠人苦多死請改輸蘭縣阜城民李彬言詔書以罪編發爲民種田年及七十孤獨莫贍者歸其故籍今本郡謫爲民者衆雖年未七十而殘疾孤貧乞食求活者十常四五乞并許遣還欒城老人駱得言縣久不雨乞以鈔布代秋糧亦皆施行而永樂時高唐民王敬以言事擢給事中新喻致仕大使敖如淵以言

事命署貼 江府事已畢數云

論曰明宣宗以前號稱極治於其時凡卑官賤吏以至走卒編氓皆得上章言事以自達於天子天子亦虛心採納畧無壅蔽可不謂盛乎蓋自太祖定章奏格式禁絕繁冗而建言者惟指陳時政不復旁摭遠引即其文辭不遠於古然而質直有餘矣鄧真以下諸人其行誼或無可深考就所建白亦足以彷彿其為人彙而次之固其宜也

明史卷二百十一　列傳[illegible]二

一方素易　苟麟　劉謙

祝鍾　朱勝　陳本深　莫以忠　羅禮　周濟

魚侃　周旭　瓛　檀凱　甯直

廖謨　晏毅　嵒進　陳烜　徐文振　陳教　楊瓚　王懋　葉錫

趙亮　劉實　孫丙　丘陵　張穆　李齡

張宮　姚堂　饒秉鑑

余瓚　衛瑛　龍晉　黎永明

郭桂　嚴永濬

方素易樂平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直勇敢無所

畏避吏民戴之太祖特遣使齎璽書勞以上尊丁母憂縣民伏闕乞留任從之後遷金華知府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阯叛冦陳季擴卻所遺金還奏稱旨賜楮幣擢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黃禧罪狀盡得其實還除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峒冦龍卯銘已死素易弗之信卒捕獲送京師有鋪卒訴年老惟一子為虎所噬素易為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十八年坐部民匿公庾入財物素易失發覺繫獄死人皆惜之

芮麟字志文宣城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台州知府

明於政體吏民畏服坐事被逮父老泣送越境遺之金一不受既謫戍邊後以薦起建寧知府歲饑發廩賑濟又勸富民分粟出貸民以得全府有上下關設兵戍守小人倚為奸利麟請罷戍兵設巡檢商旅便之新廟學及考亭書院請與諸生講肄其中政教大行永樂四年秩滿赴京以疾卒時麟父亦卒於官舍民爭出錢賻之歸其喪於家

劉謙字自牧祥符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醴泉知縣以薦擢山西道御史時浙東平陽銀冶為奸人竊發往往依險阻相冦盜賊殺官吏不能治朝議

道御史有風力者往按之謙承命行既至則明保伍懸賞格籍民之游手者令捕賊自効又誘其黨轉相告捕無虛日盜皆解散又其地界金鄉磐石等衛豪强者輒竄名軍籍中陵轢百姓俗亦多生事健訟謙摧鋤奸良繩之以法境內肅然正統元年溫州知府何文淵入為刑部侍郎詔舉可以代者文淵條上謙事實請代已報可謙治溫多善政嘗語人曰守令親民之官赫赫為威民弗近也察察為明民罔容也故其為治務近民與御史時頗異矣在溫十年將考績以母憂還卒卒後乃有福建右布政使之命謙孝友寬

簡不事嬌飾服食尚儉朴待官待寮一束於法度子
鵬成化中進士官吏部考功主事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初為吏給事禮部以幹局受知
於尚書呂震薦為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
以知府寡稱職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其闕
於是鍾用尚書胡濙薦擢知蘇州府帝命賜勅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
至府初視事羣吏抱牘環立請判鍾陽不解事左右
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
召詰之曰若真謂我不曉事耶前某事宜行若止我

其事宜止若頑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累當死立撻殺
數人經歷傳得僉執送行在他屬吏罷斥者復數人
一府大震不寒而栗自是皆奉法鍾乃獨煩苛立條
教事有不便於民者立上書言之淸軍御史李立殘恣
鷙悍務多得軍為功同知張徽承其風指動以酷刑
抑配平人閭閻大擾鍾疏陳其狀請遣官復勘帝以
命巡撫侍郎成均得免者百六十人已編戶止終本
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屬縣逋賦自元年至四年凡七
百六十餘萬石鍾以民困難徵請量折以鈔難為部
議所格然自是頗有蠲減明年丁憂去民歌曰況太

守民父母領從來養田度乞留於蘇者二千餘人於是路許起復又明年夏上言近奉路書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其賦額臣勘得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名種應準民田起稅者二千九百八十餘戶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備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舊著籍三十六萬餘戶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輕重不均如此洪武永樂間再令屬縣

有民糧者出馬二百餘匹役於北方諸驛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民何以堪又工部近徵三梭闊布八百疋浙江十一府止派百疋而蘇州乃派至七百此尤不均之甚也乞勅所司處置帝感其言悉報許當是時帝屢詔減蘇松重賦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民大悅鍾為政務鋤豪強植良弱利害所當興除不遺餘力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偽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求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凡忱所籌善政鍾皆協力

成之所積漸災倉粟歲廢十萬石賑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通租由是流亡復業下無貧民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接至爲民害郡佐以下動遭捶縛而衛所將卒又時時侵虐小民鍾至撫威抗之咸不敢肆御史巡方者多作聲勢知府輙至拜跪鍾以爲言宣宗即命禁之已而浙江巡按御史王璉代還經其地越驛乘舟多索隸卒鍾舉奏之璉遂下法司治罪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扶片長者多見振贍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

奏之朝推吏部司務遷御史其惜才愛士如此初鍾
為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為吏部郎中遇鍾
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
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
所干謁人兩賢之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
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二秩如民請
明年冬卒官吏民聚哭為立祠鍾之後李從智朱勝
相繼知蘇州咸奉勅從事然勅書委寄不如鍾矣勝
金華人廉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
隸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

安而化之居七年超遷江西左布政使
陳本深字有源鄞縣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主事善發摘畿內盜韓廣殺人亡匿有司不能得繫無辜十八人於獄本深以計獲之十八人皆免遷員外郎擢知吉安府與兒鍾等同受勅吉安多豪强好訐訟巨猾彭搏等十九人號十龍九虎橫行閭里前守不能詰本深至陽為不聞密遣人與相結久之益熟乃為具名十九人者飲伏壯士後堂猝起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為亂聚衆萬餘本深以地逼永豐恐為境擾設

伏大破之靳子良本深為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
既殲府中無事每晨起鼓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
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折曲直道之亦不受狀有抑
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徑白久之民恥訟不折節
士人未嘗厭忽飾治學宮奏新先儒歐陽修周必大
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士民咸愛敬之諸
九載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復任久之廨前
民有嫁女者本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
今且嫁我尚留此邪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既
去郡人肖像祀之與本深同選知府者臨桂莫愚桂

陽羅以禮恩由鄉舉以工部郎中出知常州府奏減
宜興歲進茶數禁[illegible]差官凌虐有司嚴核上官薦劾
之實皆報可秩滿郡民乞留巡撫周忱以聞詔進二
階復任以禮永樂十三年進士由戶部郎中爲西安
知府遭喪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郡民追思
乞以禮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
昌所至皆有惠愛歷三府凡二十七年乃致仕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由鄉薦除江西都司斷事正統
初用薦拜監察御史出巡宣府邊務一清復巡鳳陽
值歲歉民饑濟先發倉粟以賑然後奏聞有司難之

濟曰以此得罪吾不憾也用全活甚衆尋以廷臣薦
出知安慶府時周忱爲巡撫每慮安慶難治歲必數
至濟蒞任後忱曰此郡吾無憂矣在任三年卒民爲
之罷市巷哭執紼送葬至洛陽者數千人
魚侃常熟人永樂二十一年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
劇遷開封知府開封領州縣三十六號煩劇侃蒞政
公廉於上官無所阿苞苴屏絕旦夕所進惟脫粟鮑
魚蔬菜而已秩滿稱疾歸家貧妻子不免饑寒而操
行愈勵臺使者至有所餽遺終不受竟死不能庀窀
穸時同邑有錢昕者官秪政使亦以廉名而故有父

産時人爲之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周旭鑑貴溪人本伍姓父出爲周氏後因冒其姓旭
鑑少業儒家貧去爲縣吏然好與文士游會修永樂
大典召供事館中書成授順德經歷歷通政司知事
用幹辦稱太宗聞京倉出納多弊以蹇義薦命旭鑑
督察使隱者悉抵罪積蠹爲清已命署南京通政司
事宣德初以憂歸服闋除知黃巖縣縣多宿猾挾持
官吏忤者輒得禍旭鑑潛往行里巷得其主名既視
事諸猾來見叱左右縛置獄悉論殺之勒除山海怨
賊興學校均賦役蠲除積逋諸廢政次第修復常旱

齋禱遂大雨稿禾復蘇芝草生麥秀五穗桑長駢枝民婦一乳三子士大夫繪四異圖紀其績英宗聞其治行詔增二秩降璽書獎之進台州通判仍理縣事鄞縣訟不直者咸來質成於府政多裨贊正統九年台州缺知府郡民千六百人乞即擢用旭鑑御史孫毓以聞帝立報許旭鑑恩信素孚久之訟獄衰息盜賊不作處州葉宗留之亂浙東大擾台獨晏然嘉禾生於府廨一莖兩穗有三合穎者景泰改元御史程昊復上其治行詔加浙江右參政仍理府事未幾卒一室蕭然父老為治殯殮民無少長皆泣下柩歸鄉

素送者數千人立祠祀不絕子爵舉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始復姓丘同時禮凱字伯和池州建德人永樂十年進士明年初設貴州布政司改思州宣慰司為府以凱為通判府無屬縣所領止四長官司民皆夷獠不曉法禁凱綏猜得宜人咸感悅秩滿當遷相率走闕下乞久任凱宣宗歎曰貴州去京師萬里民力間關乞留此非良吏耶特進二秩褒之居三年入為應天府治中亦有聲績民千數百人乞即用凱為丞英宗不許已九載滿還去巡撫周忱言凱端謹有為吏民懷畏乞擢為丞以慰衆望乃報許

凱練習民事所張弛無不當人心者正統九年以老謝事卒

甯貞滕人洪武中舉於鄉為學官宣德初知宿遷縣寬廉平易興學勸農未期月民皆趨令邳州有張氏業種瓜一夕苗被刈殆盡訴於貞貞曰汝有怨家乎曰李榮者宿有怨然不敢必也貞立名榮及瓜田比鄰杖其鐮鉏命背紙試之獨榮鐮腥若榮遂服罪州民張鏜妻朱氏失金環釵釧姑撻之幾斃其兄弟訴於貞貞召朱氏問曰是日入汝室者誰也曰惟出嫁小姑并鄰婦三人耳即命各至蒙其面令坐帳中伸

足帳外直忽呼隸曰此盜金環者大杖杖之一婦惶遽歛足則小姑也訊而伏隣境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決越境來訴直令跽堂下累日引古人友愛者反覆開諭皆感泣請不復爭上元縣民嘗止縣夜失囊鈔五百貫訴於直直曰誰共若眠者曰獨枕一石無人也直焚牒城隍祠中取石入祠鞭之人爭趨視乃密令數吏伺察而佯怒觀者下令人罰鈔一貫無者不得出頃之有二人私語曰誰賫作賊而苦我我故知盜者行至其家索償矣隸關執之遂得盜其善理疑獄多類此正統元年卒於官邑人號哭

靡前相續不絕有送棗至滕葬畢乃歸者

廖謨字文續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以憂歸服闋除潁上知縣有惠愛再遭憂補長沙時方用師交趾軍馬往來中官大吏奉使接踵謨制置適宜民不苦病地多虎設機穽捕之不能止謨為禱於神虎遂屏跡秩滿遷刑部主事為尚書魏源所器薦授福建僉事力持風裁僚屬畏憚奉表詣京道建安惡知縣慢己笞辱之遂為所誣貶河間府同知至則絜己勤事弭盜息訟民大悅正統九年知府缺人民數千人走闕下請即用謨英宗嘉而許之謨政績益

茂吏民戴之無間言駙馬都尉王誼縱家奴奪軍民田肆暴橫譔舉奏{{蹑?}}罪十三年卒官自仁宗以來朝政清明吏治修飭士大夫歎尚風素不求速遷仕府縣久者至二十餘年而朝廷亦推心委之少有掣其肘者或有所陳論常報可以故得行其志吏悅民安訟獄衰減馴至英宗之世而吏道猶有可稱自漢外有元氏亳選知鳳翔府政務寬簡興學校課農桑大得民和母憂歸尋詔起復再滿九載再進秩至從二品仍莅府事久之始致仕永豐陳蚪知延安府為政公敏任滿當遷詔加陝西右參政給正三品俸仍莅

延安進賢陳毅知成都府有惠政蜀民德之秩滿還廣西右參政詔改四川參政知成都如故晏毅為池州知府平易近民秩滿加江西參政仍知府事徐文振為臨安同知廉能公正知府謝事去郡民請就用文振英宗從之景泰初丁父憂解職命起復視事其他若劉說知瑞州楊信知慶遠姚文知袁州並九載課最進秩二等皆以民乞留故也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進士知趙城縣課績為山西最遷擢鳳陽知府亦著異政正統十年大計天下羣吏始命舉治行卓異者瓚與焉鳳陽帝鄉勳臣及諸將

衆子孫多犯禁令率無名籍可按瓚請勘校立戶籍出入由是始遵約束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限額於是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由瓚議始十四年擢浙江右布政使賊渠陶得二作亂與守臣討平之景泰二年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禁詭寄之獎詔瓚與鎮守侍郎孫原貞督之田賦稱平久之卒官時山東海豐知縣修武王懋吳縣知縣葉錫與瓚同舉卓異懋由進士後超擢西安知府亦有聲錫既舉卓異選奸民爭產不勝者訐於朝將逮繫吳人恐

失錫羣謟闕頌錫廉恕乃令視事如故抵誣者罪尋
用大臣薦推知府而慶雲典史趙亮雖小吏有治行
亦在舉中同被宴賚時人以為榮秩滿當遷吏部請
推知本縣詔可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耆古博學宣德五年舉進士遣
還肄業居三年選為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
不許正統初授金華府通判仍歲旱饑民至鬻子女
償逋賦實疏請得蠲且贖還其子女義門鄭氏族大
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郵傳困甚亦以實言
獲免母喪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治中景泰時侍臣

為其文學名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為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亦頗自是筆削任心無所咨承見同曹所纂不合意輒大笑聲徹廷陛人亦以此忌之天順初革景泰政纂修事亦廢還實原任四年出知南雄府商稅鉅萬舊皆入守案實止取一二佐公費無所私有中貴奉使過先遣卒覘供張不飭又不假辭色卒怒還告明日中貴入驛諸從騎弓刃列左右府僚叅謁畢留實折辱之民望見競入擁之出中貴慚憤已詢知實治行將名謝之實不往中貴去至韶州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中貴懼急遣

騎馳奏誣實毀勅大不敬帝怒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從宦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食麤衣敝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觸忤朝使無所逃罪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庾死時五年四月也實苦節自持政務紛遝未嘗廢書士大夫莫不重其學行其沒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孫丙字文煥成化末舉進士為庶吉士改御史巡按雲南雲南諸司吏舊不得給由父滿子代丙請如例考入官凡食流戍必經兵部多淹延瘐死丙請屬之撫按土官無後者請錄其弟姪勿令妻妾冐、冠服俱著為例後督兩淮

鹽課中貴請引二萬為織造貲部議已許之丙執不可得減四之三歷福建四川副使俱督學校三遷四川左布政使正德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鎮溪千戶所箄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川酉陽梅洞諸土司犬牙相錯弘治中鎮溪苗龍麻陽與銅仁苗龍童保聚衆攻剽土官李椿等實縱之而箄子百夫長龍真與通謀後遂四出劫掠遠近騷然先後守臣惟務招撫終莫能制至是丙將會兵討之賊乃入連山深箐為拒守計明年冬丙率師進攻三日破其數寨賊走據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撫沈林

兵總至連攻破之前後禽董保等二百人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攻破鎮草諸寨禽麻陽等百六十人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璽書奬勵而操履清介善於有為所至政尚嚴明難煩取怨而法令修舉吏民畏之九年遷工部右侍郎督採大木深入窮山越二載犯風瘴得疾卒詔贈尚書謚恭襄

丘陵字志高蘭陽人宣德四年舉鄉試第一授咸陽訓導秩滿遷知平鄉平鄉故無城漳水暴悍時壞民田廬又素多盜陵 立城垣築堤四十里民得播種無水患因號丘公堤盜亦散山西饑民流入境陵拊

循之授以閒田歸之者千餘戶學校圮撤而新焉嚴課諸生其才俊者館之月給薪米膏燭鄉有十二社亦各立學教之絃誦聲達巷陌以憂歸代之者不善於職士民訐陵服將闋詣闕請陵乃召代者還趣陵之任又數年擢知淮安府亦有惠政天順四年舉治行卓異知府止二人陵與胡濬而已濬弋陽人由進士知杭州治為兩浙冠卒官陵旋擢湖廣右布政使改山西為左陵性剛善理劇舉事不憚勞苦故所至有建樹在山西祛弊戢奸盛有威惠坐李秉事為蕭彥莊所誣言陵與崑山張穆潮陽李齡為秉所庇

當然而晉皆落職閒住陵憤甚屢疏抗辯且訐彥莊
以宿憾見誣詔并鞫之陵詞直遂謫彥莊驛丞而復
陵官致仕穆字敬之先和字節之同正統四年進士
天順初穆自刑部員外郎出為山東副使英宗召見
便殿面諭遣之至則戢強植善一道以清遷浙江右
參政為李秉所知將推用而與陵俱罷貧無以為生
門生共資給之和亦有學行歷官浙江提學副使齡
初冒魏姓後始復之以鄉薦歷國子學錄尚書胡濙
祭酒李時勉器之累 初薦授御史督畿輔學政復為
都御史王文所知會改建東宮推擇為詹事府丞與

修宋元通鑑綱目英宗復位改太僕丞出為江西僉事仍督學政進退[illegible]允不受請寄與陵俱落職抵家七日卒陵後家居二十年卒平鄉人為立碑淮安士民誅鋤善政為遺思集刊之子璐舉進士為南京給事中終山西參政博洽典籍亦以清操聞

張嵩字廷瞻上虞人永樂中舉於鄉授宣城訓導秩滿用廵撫周忱薦擢知當塗縣民素苦重役嵩力為裁省嚴則從二卒循行鄉落察農勤惰勸懲之郵其災患民親之若父子上官布令有不可者不苟從學校公署驛傳橋梁道路繕飭一新御史才之俾攝廣

德州事不數月流民占復者千計賜勅褒美徵授南
京御史朱二載以能擢鎮江知府治益有聲府學湫
隘白上官改築之以憂歸服闋補泉州民習嚚訟嵓
蒞之以猛毀僭尼舍百餘區改建社學豪民王大觀
者糾黨數十人橫郡中布政石瑁以屬嵓嵓初但戒
飭之不窮詰已知其終不悛以瑁檄數其罪杖殺之
大觀之子稠詣闕訐嵓時嵓適在朝即自就獄英宗
驗其誣竄稠北徼而移嵓知荊州嵓不恤叢怨事苟
利民必奮爲之歷 府九載將滿民恐其遷去預乞
留於朝許之增秩三品憲宗立以親老乞歸尋卒

尚廉明勤恕三十年如一日居官務興學造士以教化爲本操法甚嚴鞭朴未嘗通用故所至有遺愛云

姚堂字彥容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部多錢穀出入藏奸職士大夫率厭薄之堂奮然曰此由我耳官豈能汙人哉卒以清操聞出知廣信府有疑獄久不決堂至立辨政教大興巡按御史韓雍首推薦之內艱服闋補蘇州蘇賦重歲耗羨萬金堂悉籍以備賑朝使及貴豪至者自公廪外所求皆不與民間供費大省而堂坐是貫怨巡撫劉孜奏

興鎮江府林鶚易任牒至即日行士民哭送者塞道也
蒞鎮江還流民九千五百家秩滿當遷郡人乞晋乃增
秩復任成化初以治行最賜封誥尋用尚書陸瑜薦
遷廣東右參政奉表入賀過家卒堂三領大府著聲
績尤措意學校養老恤孤褒顯名賢所在懐之為立
祠以祀子銖登鄉薦銖子晋舉進士終南京兵部郎
饒秉鑑字憲章江西廣昌人舉於鄉入國學為祭酒
李時勉所器景泰中除肇慶府同知時两廣多寇秉
鑑什伍其民日加訓練盜侵軼其境破走之奸民龔
褧將為亂秉鑑單騎曉諭衆羅拜而散從都御史馬

吊征瀧水猺吳陳方畧有功陞秩一級天順初以都
御史葉盛薦知廉州府時兩廣連歲用兵而廉州故
有採珠中官肆貪虐民不堪擾秉鑑公廉有惠愛慮
心保障民乃少安先後數收賊俘斬三千有奇盛上
其功賚鈔幣秉鑑憤賊日盛而當事者戰不力奏言
中官武將視賊不擊惟務朘削軍民小勝則虛冒功
賞大敗則匿不奏聞宜悉寘於法不然數歲之後兩
廣盡為賊區矣章上權貴怒甚謀中之成化初秉鑑
方督餉遠出而猺賊來襲都指揮張浩棄城遁賊入
大掠而去事聞坐褫職郡民千餘人訟秉鑑無罪乞

還故宮活百姓會當事多惡之者竟不以聞家居以行義稱鄉黨云

余贊字宗鎮武功中衛人成化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出為真定知府民素苦徭役贊定戶為九則上者出庸銀一兩餘以次損之令州縣置籍稽籍取之吏無所售奸又奏定馬政條格大要主恤民力每行州縣必進諸生問民疾苦暇則考校文藝士民咸愛信之境內大治性簡伉不能下人真定為京西大府朝使及戚畹奄宦車轂接於道贊與屬吏約公餽外不得私贈遺州縣奉其教供費大省即御史

按部無加禮以故人多不悅劉御史者以巡按至聞其愬欲屈之甫入境瓚遣吏投牒求發封摘其小過笞之欲因以辣瓚瓚聞笑曰是將嫌我不置我獨誹夫哉適有王御史巡河東鹽過其境劉與泛舟大陸澤飲宴為樂瓚移文讓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各奉命有公事池上酣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能無損民幸更移他邑均其勞二人發書相顧駭愕巡鹽者即驅傳去劉益愧恨然不能害也後御史柯忠臣復與瓚構遂調知黃州未至道卒既而上官嚴撥郡備荒粟惟真定獨多尚書馬文升言於朝

特進一階褒之

衛瑛洪洞人成化中由舉人除真定通判遷濟南同知茲有治績比去惟故所賚襆被而已弘治初擢開封知府開封都會地百事填委瑛處之有條四方冠蓋輻輳裁省供億十五六上官所下令度不可行即入謁具以利害陳說上官初嫌其戇久始諒其忠信小民疾苦輙力為陳告或以是見忤被譴謫怡然無所恤嘗裁定均徭法巡撫徐恪善之頒其式於他府滿九載當遷而瑛力求去乃以河南叅政致仕瑛居官不以家累自隨所得月俸寄之於庫衣服車器非

極敝不更所部吏民無不認思其德者居家有孝行父母没益廬墓三年早喪妻以有子終身不再娶嘉靖中巡撫韓邦奇建忠孝廉節坊旌之同時知府有攀者龍晉南京水軍右衛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與同官李周張瑄張傳薛驥請原籍分俸養親諸給事中以私事用印又不由通政司劾之遂調外晉得常熟知縣有善政常疏吳淞江獲一石文曰得一龍江水通續用果成憲宗嗣位用巡撫劉孜薦擢徽州知府晉盡心撫字開良堨灌田三千餘頃大水將及民居晉障而西之民免於患一時稱良吏焉黎

承明京山人晉同年進士歷官順德知府持身清介成化八年秀王府內侍入索人夫徑馳中道承明不知為宦豎也執而笞之為所奏帝怒逮下吏屬縣民爭入都陳承明德政乞還之帝不許所司言事已經赦帝侍命貶二官為夔州同知卒嚴承濬華容人成化中進士歷戶部郎中賑饑陝西奏蠲通賦四十萬弘治中知西安府時遣宦織採妝絨褐二十五匹費銀二千有奇工尚未竣又命增造如前承濬抗疏諫曰陛下織此欲以供御用一襲再襲足矣如欲備賜賚則非臣下所當用陛下必謂財取之官未嘗損下

不知此二千餘金寶取諸皂隸工食奈何以服御之微而奪數百家衣食哉帝感其言命停未織者永濟性行剛正事上不諂而為治務去民瘼作興文教嘗搆書院簡諸生肄業於是呂柟康海馬汝驥王九思諸名士出焉滿九載遷浙江參政卒

郭桂字時芳西安咸寧人弘治三年進士知安丘縣富民王愷橫於鄉長吏至輒唉以利因鉗制之桂至愷使人逆之厚有所餽桂怒斥去及來謁桂發其罪笞之愷與其兄弟謀害桂桂遂禽殺愷戍其兄弟於邊有訟其子盜金者桂知其後母也謂翁曰亟歸發

媪衣笥可得金既而果得之翁感悟由是憐其子桂嘗之府獄因乘間逸桂曰當在某地古塚中跡之果得稍遷湖州府通判督糧儲前督儲吏墨敗未有能還去者桂廉又綜理周密每先期畢事上官稱其能遷知泰州有奸民號為虎桂發其奸逮至州門遽報死桂曰死即埋州門下三日乃出其屍蓋其初實詐不死也州中相戒毋犯歷平陽知府課耕桑尊以禮義盜賊衰止藩府各輯其下不敢梗法尚書韓文家居賓客非其人不見獨安東入府謁曰老人無他事強為百姓一謝府君耳擢山西參政卒

論曰孟堅傳循吏惟取廉平以化治稱者雖趙廣漢韓延壽之治行而不獲與黃龔諸人並列其指深矣明世如劉謙況鍾陳本深周旭鑑之屬豈不偉然賢郡守哉然其為治大都先搏擊與趙韓輩畧等耳求如所謂稟稟德讓一惟風教之是崇者則不無異焉嗚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自有說矣